



秀麗長髮飄曳在金色陽光下，先是攪亂了碧水如鏡的湖面，然後消失在茫茫霧裏，來如春風，去似秋雲，了無痕跡。

「Hei is so fine」誰唱的？猜對了送妳唱片。……「……」一笑相逢情自親……」你要問什麼？「婚姻」唉！L·F·說話要慎重，城隍爺的籤是蠻準的，假如我對妳情有獨鍾呢？妳的美無端的與風作浪，巧笑、美目，還有那長髮，我會暈的。

思緒像烈火像電磁波，千山萬水也阻止不了對妳的呼喚。在遠方的星空下臺北平原上的妳正做什麼？每於俯仰間，妳的影子就清晰的出現。

愛情是一種戰爭，攻其不備是上策，堂而皇之的宣戰，總要撞的皮破血流，輕敵是不可原諒的過失。第一仗敗下來，第二波的攻擊，妳會就擒否？中途而止，我會恥笑自己的。不要笑我對法學、情詩突然發生興趣，人不能打沒有準備的戰爭。

寫信是戀愛的必要行為，失戀時，文筆的功力是最大的收穫。國文程度高是C大的傳統。午夜挑燈，枯坐、苦思，筆尖在紙上滑動是一種企盼。每封信都是一個excitation，時光是attenuator，將信射到彼岸，難免的distortion已不可能產生預計的response。

郵差的摩托車聲是悅耳的希望之音，自遠而近、自弱而強；瞬間，失望自心底湧起充塞，成為連日焦急的酬報。

懊惱長如髮絲，綿密如羅斯福路的細雨。啊！羅斯福，羅斯福路是一條大水道，飄流着車和人；車內肉黏着肉，靈魂却遙隔如星際，孤獨寂寞是現代人的流行病。我原是不甘寂寞而來，電話彼端却又送以更深的寂寞。我獨自飄泊，妳就在幾百公尺之遙，為什麼不讓我們一起歡笑？妳是含羞草，不堪輕輕一碰。

我尋求現代，妳屬於古典，工程師是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少的花費得最大的收益。而妳受不住如此的光與熱。遺忘或者記憶，一與零，在每一時刻只能存在其一。

似乎開始總是為了結束，當局者迷，誰又能為自己的癡狂測量出多少的理智，一旦黃粱夢醒，只有寫篇「懷念與祝福」在班刊上留念。

太陽依舊從東方上升，從西方下墜，海浪依舊輕唱，星子依舊訴說，一切仍是那麼美好。愛情原是一種暫時性的瘋狂症，屬於不往後看的人。更何況一種思量，幾番閒愁。

把不住東風，無計留春住，長髮屬於往日，飄飛於竹風中，散開、淡去。